

中国 幽默小说选

· 当代卷 1 ·

1979 — 1985

ZHONG GUO
YOU MO
XIAO SHUO
XUAN



- 张 洁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 楚 良 玛丽娜一世
- 谌 容 大公鸡悲喜剧
- 祖 慰 凳子上的实验心理学
- 张贤亮 浪漫的黑炮
- 史铁生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 李国文 危楼记事
- 陆文夫 门 铃
- 孙芸夫 小 D
-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 王 毅 不该将兄吊起来
- 徐 星 无主题变奏
- 李庆西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 郑 义 公 寓

书号: 10299 · 017

定价: 3.50 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中国幽默小说选 (当代卷一)

1979—1985

孝英 余同 理睛 选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中国幽默小说选

孝英 余同 理晴 选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430,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书号 10299·017 定价 3.50 元

前 言

幽默,是喜剧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在文学、艺术的领域中,在整个社会生活的领域中,“幽默”以其特有的魅力,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倾心喜爱。然而,在理论界,“幽默”的概念和定义却长期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之中。无数理论家和幽默作家,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在不同的区域中,对这一范畴作了精心的阐发。可是,累累的硕果越来越显示出这一范畴的内涵与外延的丰富性、复杂性。

概括地说:就人类自身而言,幽默是智慧的结晶,是健全的理性和深厚的修养的产物;也是一种感知和发掘世间一切可笑对象的能力,一种理解和创造笑的艺术的才具;更是一种达观而又敏锐、超拔而又挚诚、真率而又坦然的人生态度。在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幽默又是一种使人在解颐捧腹之中领悟人生真谛的艺术形式,一种包容着喜怒哀乐、甜酸苦辣诸种深潜的思致和情致而呈现着不同笑品的审美形态,或是一系列出人意表、令人叫绝的招笑方法、技巧和手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较多地具备着上述特点和条件的小说作品,称之为“幽默小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幽默感的民族。中国的幽默文学,源远流长。两千多年来,勤劳、聪慧的中国人民,为祖国的幽默艺术宝库奉献了难以计数的珍贵财富。在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诸子寓言、民间笑话和散文、戏剧、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中,就不乏富于幽

默情韵的精彩篇什。这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的乐天、达观、机敏、含蓄的幽默精神。

然而,真正的中国幽默小说,则是在“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在鲁迅、老舍等杰出的幽默大师的作品中,一股更为凝重、深刻的幽默意识开始萌生和成熟。其间,那深沉的悲剧情蕴,那锐利的批判锋芒,那精湛的言语言艺术,那娴熟的技巧手法,对中国幽默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以后,伴随着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与兴奋,我们在赵树理等作家的作品中,依然能领略到轻松、明快的幽默情调——对旧思想的嘲讽,对新生活的笑赞,对滑稽人物的揶揄,对幽默形象的调侃。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乐观和自信的幽默激情。

可是,在那愚昧专制的十年动乱中,在那毁灭文化的荒诞年月里,幽默小说及至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惨遭摧残和扼杀,被迫销声匿迹了。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历史性转折,随着新时期整个思想文化的大复兴,中国的幽默文学才开始了复苏和勃兴的新纪元,幽默小说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本《中国幽默小说选》即是对这一时期幽默小说的发展进程和思想艺术风貌的记录和反映。

新时期幽默小说的发展和繁荣,首先表现为一种量的激变。这就是说,为数众多的优秀作家相继自觉地操起了幽默的武器,致使多姿多彩的幽默小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例如,素以幽默风格见长的王蒙,自《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1978年)、《难忘难记》(1979年)、《说客盈门》(1980年)直到《冬天的话题》(1985年),一路以幽默相随,读来叫人拊掌捧腹、回味无穷。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鱼钓》、《山中》,陆文夫的《美食家》、《围墙》、《门铃》,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及其“无论情节、人物,以及叙述语言上都渗入幽默”的《神鞭》,均以其特

有的笑味笑品，在幽默小说之林独树一帜，引人瞩目。

值得重视的是，在新时期，不少以写悲剧、正剧而闻名的作家，如张贤亮、邓友梅、李国文、张洁、谌容……，也先后推出了他们的幽默佳品——张贤亮的《浪漫的黑炮》，邓友梅的《那五》，李国文的《危楼记事》，张洁的《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谌容的《大公鸡悲喜剧》、《心绞痛》、《真真假假》等等。

更令人瞩目的，是那群苦苦地追求着，大胆地探索着的文学新军对幽默艺苑的贡献：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阿城的《棋王》，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史铁生的《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张辛欣的《 $\boxtimes \cdot \square \cdot \boxplus$ 》，何立伟的《花非花》，陈建功的“谈天说地”系列，祖慰的“怪味”小说集，……，它们或冷峻、或激越；或滑稽百端，或悲喜交融；或浓墨重彩、夸张变形、荒诞突梯，或丝丝缕缕、不动声色、淡雅超然；或百科全书式的交揉着精妙的思辨，或古色古香渗透着民族幽默气质的神韵，或借用外来幽默形式的精粹又赋于创造性的表现与发挥……所有这一切特色，都异曲同工地合成了一曲音域宽广的幽默交响乐。

纵观新时期十年的文学历程，应该说这一曲幽默交响乐还刚刚奏出了序曲。随着历史的发展，幽默小说的量的激变还将继续增强。这是因为，幽默小说的创作，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探索 and 求新，也不仅仅是幽默的魅力可以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当然，仅以此为目的的作家和作品也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客观现实的种种审美关系为幽默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笑资，十年动乱中的种种奇态异象等待着幽默作家们去进一步的发掘，积淀了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意识与新时期的改革和开放所带来的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种种现实矛盾，更需要幽默作家去把握与表现。这种发掘、把握与表现需要有一种历史的着眼点，需要有宏观的视野，还需要有清醒而机敏的心智。同时，创作主体在思想上的成熟和艺术上的深化也正是幽默小说创作繁荣

的一股原动力。诚如日本文艺理论家鹤见佑辅所说：“懂得幽默，是由于深的修养而来的。……泪和笑只隔着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鲁迅译文集》第三卷，第441—442页）因而，饱尝了历史的磨难和现实的艰辛的作家，对生活 and 艺术采取真诚和严肃态度的作家，都难免会偏爱幽默，选择幽默。许多作家已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青年作家梁晓声曾说：“幽默，这体现人的修养。于文学而言，是一种‘境界’。”并感叹“少有幽默”是一种“缺憾”。（《中篇小说选刊》1985年第5期）青年作家张炜也这样说过：“没有幽默感，我总觉得是个了不得的缺憾。”（《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可以说，思想和艺术愈是趋向成熟，就愈能懂得幽默的意义，愈能发挥出幽默的才能。也正如幽默大师卓别林所说的：“智力愈发达，喜剧就愈成功。”

其次，新时期幽默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还表现为一种质的飞跃。就具体作品的审美风貌而言，它们所呈现的色彩斑驳的笑品，它们的复合性与多样化的幽默意蕴，使幽默小说的思想容量和艺术美感达到了新的深度。在这些作品中，有对鲁迅、老舍等作家的冷峻、深刻或温情、厚重的幽默风格的继承，如林斤澜、高晓声等的作品；也有对赵树理等作家轻松、明快的幽默风格的发挥，如张一弓的《黑娃照相》、楚良的《玛丽娜一世》等等；还有对西方现代派“黑色幽默”、“荒诞派”等幽默风格进行着“东西合璧”式的创新，如刘索拉、史铁生等的作品。在幽默观念上，有对传统幽默的形式、技巧的娴熟的运用和成功的发展，即以优越的智慧和乐观的心境，发掘出人生社会中一切失谐、反常、荒谬的滑稽现象，在夸张变形、插科打诨、嘲讽调侃之中，完成对审美对象的批判或赞赏，对人生哲理的认识和满足。此外，伴随着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伴随着对现实矛盾的体验、思索、忧虑与焦灼，在作家的智慧、才情和职责、使命的驱使下，一种更具现代意识而充满忧患感、悲剧感的幽默观念正在形成和蔓延；正视现实，探索人生，感时忧世而又参透超拔，悲

天悯人而又寓庄于谐,严肃真诚而又洒脱不羁;既有困惑和怀疑,又有追求和抗争;既有忿懣和焦灼,又有期待和行动。这正如王蒙所说:“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在王蒙、高晓声、谌容等许多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都能够领略到这种在悲喜交融中孜孜探求,思想底蕴丰厚而令人百感交集的幽默情愫。

新时期幽默小说的崛起和勃兴,是民族智慧积淀和发展的必然,也是审美情趣和审美需求嬗变和扩张的必然。这种积淀和发展、嬗变和扩张有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厚的基石,有着外来优秀文化思想的启示与提挈,因此,它的内在生命力是强盛的,长久的。可以预言,在当代中国文学的浩瀚大海中,幽默小说以及幽默的人生态度、幽默的艺术方法,必将成为一股潮流,必将会有一个长足的鼓浪期,并且在思想上踏上更高的即哲学的与历史的相统一的美学台阶。

为了显示新时期中国幽默小说的基本面貌,我们选编了这本《中国幽默小说选(当代卷1979—1985)》。在本辑中,我们仅选了二十八位作家的二十八篇作品。还有更多的作家的作品,均限于篇幅,只能暂且割爱了。

此外,所选的作品,均按首次发表的时间先后排列。我们以为,这样能较清楚地展示出新时期幽默小说发展变化的轨迹。

限于编者的水平,本书一定会存在不少缺陷。我们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尽力弥补,提高质量。

编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一九七九年

白景晟	天堂的虚惊.....	1
林斤澜	记录.....	10

一九八〇年

王 蒙	买买提处长轶事.....	17
高晓声	山中.....	30
陈建功	盖棺.....	41
王晓新	诗圣阎大头.....	55

一九八一年

张一弓	黑娃照相.....	71
苏叔阳	失踪的伯乐.....	85

一九八二年

邓友梅	那五.....	94
冯骥才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136
沙叶新	无标题对话.....	148
石 言	漆黑的羽毛.....	157

李 陀	余光·····	175
吴若增	脸皮招领启示·····	188

一九八三年

张 洁	来点儿葱,来点儿蒜,来点儿芝麻盐·····	198
楚 良	玛丽娜一世·····	211

一九八四年

谌 容	大公鸡悲喜剧·····	242
祖 慰	凳子上的实验心理学·····	255
张贤亮	浪漫的黑炮·····	268
史铁生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321
李国文	危楼记事·····	375
陆文夫	门铃·····	413

一九八五年

孙芸夫	小D·····	427
刘索拉	你别无选择·····	431
王 毅	不该将兄吊起来·····	492
徐 星	无主题变奏·····	505
李庆西	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533
郑 义	公寓·····	543

天堂的虚惊

白景晟

当新时期的文学迈着悲壮沉痛的步履进入“伤痕”文学的历史阶段时，《天堂的虚惊》则以它敏锐的喜剧意识、独特的审美情趣，异曲同工地完成了它对历史的沉思。不言而喻，它是一朵绽开在“伤痕”文坛中的幽默奇葩。

人间的一场浩劫，毁灭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使得安居天堂的中外艺术大师们坐卧不宁。擅长搞“专案”的洪同志，为表达对“革命旗手”的忠心，风尘仆仆到天堂外调。于是乎，审查、交待、批斗，天堂为此大乱。斯坦尼、关汉卿、贝多芬、莎士比亚诸公忍无可忍，便写信向马克思、恩格斯求救。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点和声援下，艺术大师们信心倍添，到洪同志借住的天堂招待所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

自然，在情节的构造和人物的关系上，这篇小说是离奇的。但重要的是，它深刻地折射出现实生活的荒诞实质；而这荒诞的实质，又被一种强劲、有力的幽默观照和把握着，越发显露出它的丑陋和可笑。这是一种由健全的理性和优越的智慧所构成的幽默，也是一种充满胜利者的优势和激情的幽默，更是一种在结束了不苟言笑的荒诞岁月之后必然会苏醒和勃兴的幽默。

在天堂里，斯丹尼斯拉夫斯基这位表演艺术大师，正在伏案写

作，继续修改他那著名的体系；忽然，剧作家关汉卿神色慌张地跑来，他一反平时的儒雅风度，一把抓住斯丹尼的胳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老斯，不得了啦！他们要批判你了！”斯丹尼听了，吓得脸色发白。他最近忙于埋头著述，好久没看《天堂日报》了，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加上几天的熬夜，神经有些脆弱，经不起惊吓，他搁下笔，颤巍巍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关汉卿拿起桌上的冷咖啡，喝了一口喘喘气说：“你还在写书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现在中国开展了大批判运动。田老大写了一出关于我的戏，说是反党大毒草，批得他体无完肤，把我也捎上了，说我那句‘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是炮打，……现在又轮到你了，说你是唯心论、资产阶级，还要查你的三代呢！”

斯丹尼定了定神，摇摇头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批到我的身上？这是你们中国的事，跟我这个洋人有什么相干？”

“嘿，你可别这么说，没听说吗，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古今中外，洋人死人，无一例外，你的中国同行梅兰芳、周信芳，都挨批了，还有我关汉卿！连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都牵连上了，把你们叫做‘三个斯基’。……对了，我得去告诉贝多芬老，这里边还有他呢，这位老先生在这种时候，还在天堂音乐厅指挥他的《第五交响乐》哪，真是‘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命运啊，命运！”关汉卿一边唠叨着，一面撩起袍子，迈着小碎步跑出去了。

斯丹尼楞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文思完全被打断了，不管怎样运用“注意力集中”，也集中不起来。他拿起望远镜，下望尘寰，只见下面火焰冲天，原来是一些人正把他的《演员自我修养》一本本扔进火里。他痛苦万分，无意中念出了哈姆雷特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生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最勇敢的？……”他正沉浸在真实的“体验之中”，忽然窗外传来叫好的声音：“Very Good！你朗诵得真够味，不愧

为体验派大师，把人物的精髓都表达出来了！”

斯丹尼看时，原来是莎士比亚。莎翁今天的情绪很高，走进屋子，脱掉披风，兴奋地对斯丹尼说：“我今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发现了我的戏剧的中译本，这些译本译文忠实，语言流畅，真让人兴奋。中国是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国家，他们非常尊重文化传统。不管是我的书，还是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书，都翻译了不少。……”

斯丹尼叹口气，打断他的话说：“快别这样说吧！你那是老黄历了，前几年我的《演员自我修养》不是也大量出版了吗？可现在他们都把它烧了！”

“什么？烧了？”莎士比亚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斯丹尼，斯丹尼把望远镜递给了他，示意他亲自看看。莎士比亚拿起望远镜观看，突然惊叫起来：“上帝啊：我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也都被扔进火里了！”

且不说斯丹尼与莎翁同声嗟叹。再说关汉卿刚刚走到天堂广场，就被一个人截住了，这人身穿一套草绿色制服，戴了一副宽边墨镜，拦住关汉卿问道：“劳驾，跟您打听一下，天堂人事科在什么地方？”关汉卿一看这人是自己的同胞，分外热情：“您找人事科呀，离这儿不远，我带您去！”二人向东拐去。路上关汉卿和他攀谈起来。

“老兄，您来这儿办事？”

“嗯，外调！”

“您在哪儿工作？”

“北京，文化系统专案组。”

“那……您是来调查哪位？”

“……这你就不必问了。”

那人神色严肃起来，关汉卿不便再问，暗想：“这件事还保密呢，是来调查谁的呢？斯丹尼？还是贝多芬？”他突然心情紧张起来，

“别是调查我的吧？”他正在思忖，忽听那人问他：“您贵姓？”他心存疑惑，不敢轻易露出自己的姓氏，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吗？……我不是什么学术权威，只不过是跑龙套的。”

那人沉默了，显然对关汉卿产生了怀疑。来到天堂五号大街，关汉卿指给他人事科的地点，便慌慌张张地离开了那人。心想：趁早躲开他吧！免得被抓住什么把柄！关汉卿拐进一条胡同，直奔音乐厅去了。

再说斯丹尼，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天晚上一夜没有合眼，天亮时迷迷糊糊刚有些睡意，却被一阵尖利的电话铃惊醒了。

接过电话，听到那边有人问：“您是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先生吗？我是天堂人事科，有人找你外调，请你来一下。”

斯丹尼慌慌忙忙赶到人事科，一进门便看到一位陌生人坐在那里。人事科长司徒保罗给他介绍说：“这位是洪同志，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你们谈谈吧！”说完就离开了屋子。

斯丹尼对那人伸出手去，那人理也不理，冷冷地说：“坐吧！”斯丹尼尴尬地坐下。那人问：“你是斯丹尼吗？”“是的，斯丹尼斯拉夫斯基。”“嗯，”那人掏出了一本小红书来说：“咱们共同学习几段语录。”斯丹尼有些莫名其妙，看看那人又看看小红书，不知那人要干什么。那人看到他的样子，有些愠怒地说：“怎么？你没带语录？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犯自由主义，语录怎么能够忘掉，‘语录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嘛！”斯丹尼茫然地说：“我们这儿没发这本书！”那人听了，相当气愤地说：“怎么？堂堂的天国专会印发圣经和《天方夜谭》，就是不肯印语录，这是什么思潮？不象话！”斯丹尼抱歉地笑了笑。

“好，你就跟着我念吧！”那人翻开书，大声地念着：“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斯丹尼结

结巴巴、囫囵吞枣地跟着念完,正式的调查才开始了。

“你什么时候生的?”

“一八六三年。”

“那是十月革命前吧!”

“是的!”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制造商。”

“噢,资本家,黑五类!”

“……”

“你演过什么戏?”

“《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沙皇费多尔》……”

“都是封资修!为什么不演样板戏?”

“……”

“十月革命后,你为什么还跑到美国去演戏?”

“这……是苏维埃政府批准的。”

“为什么非到美国?为什么不到中国?不到非洲?纯粹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

“你和刘少奇有什么联系?”

“刘少奇?……我不认识他。从来没有任何联系?”

“怎么会没有联系?你写了一本《演员自我修养》,刘少奇也写了本《共产党员修养》,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我写的是演员,他写的是共产党员,这根本是两回事!”

“不要狡辩,不管是什么员,反正都是修养,黑修养。不要在字面上纠缠,看问题要看本质。你们的思想体系完全是一致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修养,修养,越养越修,光靠修养,不去斗争,能成为一个革命的演员吗?我们的文艺革命旗手江青,所以能创造出八个光彩夺目的样板戏,就不靠修养,而靠斗争,这是她呕心沥血,披荆

新棘，七斗八斗，斗出来的。……你们这些演员，要好好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以后要多演演样板戏，演革命戏才能做革命人，象你现在这种样子，只能演座山雕！”

“……”

“好啦！你回去写一个材料，把你和刘少奇的黑关系，老实实在地交代出来。”

斯丹尼走出屋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深深地出了口气！他不明白怎么自己和刘少奇联系上了，刘少奇又不是做演员的，怎么会和自己的表演体系相一致？正在低头默想，不料撞在关汉卿的身上。原来关汉卿听说有人向斯丹尼外调，很为老斯担心，特地跑来探问。斯丹尼把经过情形向老关说了一遍，让老关帮他出注意。这可难坏了关汉卿，他说：“这种材料我也从来没写过，而且我的文笔太旧，写出来怕过不了关，反而会给你添麻烦。这样吧！咱们去找找老莎吧！他擅长写十四行诗，笔头也快，又能描摹各种人物，这任务他一定能帮你完成。”

二人急忙去找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满口应承，答应第二天交稿。

夜晚，天堂的月色分外皎洁，莎士比亚坐在葡萄架下，含着鹅毛笔尖，苦思冥想。他不知道这种材料该怎么写？要用什么文体？他已经开了几次头，都不满意，揉碎了好几张稿纸。他真有点后悔，不该答应写这种倒霉的材料，白白耽误时间，不然，在这样美丽的月夜，他的灵感一定会喷涌而出，说不定能写出几首好诗来。现在他完全被这种材料，弄得文思枯竭了。他愤愤地想：“不知是什么人发明了写交代材料，这算什么文体？既不能任幻想驰骋，又不能用抑扬格，完全是对创作的束缚。”

远处传来了天堂钟鼓楼的钟声，钟敲了两下，已经是夜里两点了。自己还一个字没写出来，明天还要交稿。他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抡了几下胳膊，又重新振奋起精神，拿起笔来。……

第二天，斯丹尼收到了莎士比亚代写的材料，只见上面写着：“我所以跟随他，不过是要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感情，又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装出这一副假脸。要是我表面上的行动，果然出于内心的自然流露，那么不久我就掏出我的心来，让乌鸦们乱啄了，世人所知道的我，并不是实在的我。”

斯丹尼看了，觉得这句子好生熟悉，仔细一想，才想起这原来是《奥赛罗》中埃古的几段台词，不由得笑了起来。可又一转念，想到这台词既交代了黑关系，又检查了自己，而且还留有余地，也许可以当作材料对付过去，那位洪某人未必看过《奥赛罗》，也不会记得埃古的台词。于是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份“材料”誊写一遍交了上去。

外调的事在天堂里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斯丹尼要被揪回地球，戴高帽子游街，挂黑牌子批斗；有人说，地球上来了几个学生到天堂串连，发现天堂运动没发动起来，象一潭死水，于是贴了大标语：“天堂必须大乱！”有人说，所有的人都要重新审查，不够格的要遣送回地球，有历史问题的要打入地狱。……种种谣传，弄得人心惶惶。原来和平、恬静充满阳光的乐园，似乎笼罩了一片阴云，天堂里经常举行的戏剧演出，音乐会、画展、诗歌朗诵会，无形中也停止了。虽然负责艺术家思想工作的托塔天王李靖和阿波罗分头给大家做工作，安慰大家，但并不能使众人安下心来。有人说：“别看现在他们说得好听，等风头一变他们也就变了。”艺术家们各个提心吊胆、人人自危，生怕有朝一日自己被揪回去。

大家都想不出一个解救危难的办法，突然莎士比亚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说：“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有权威的，他们两人是地球上这帮中国人的顶头上司，我和他们交情不错，他们最近去天堂东部考察去了，我给他们写一封信，向他们求教一下吧！”